EPILOGUE SIX



27

十年过去了。

现在距离午夜还剩两分钟，一个年轻的男孩从Troll棚户区小巷的霓虹灯下走过，他轻快而自信地踏在裂痕四布的人行道上，仿佛已经无数次从这里走过。他披着一件比他大了整整两号的外衣，压低的宽边帽遮住了他标志性的龅牙微笑。在他的头顶，Jane Crocker的脸在全息宣传屏上闪闪发光，提醒民众还有十五分钟就要到宵禁时间。

如果条件允许，这个男孩一定会说他那么酷又那么敢想敢为，才不会在乎什么宵禁的玩意儿。然而Jane甜腻的预录制播报音让他不由自主地脊背发毛。所幸，他来这里寻找的那个女孩从不需要经受这种发自本能的Jane源恐惧。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何谓恐惧与拘谨。当男孩走到距离他们通常碰头的地点还隔着一个街区的地方时，她从侧面的岔路里突然扑出，狠狠一拽他的胳膊肘。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不够男子汉的尖叫，但他的叫声很快被她的吻堵回了喉咙里。

在生涩地亲热了好几分钟后，Harry Anderson和Vriska终于放开了彼此，含着对方的口水气喘吁吁。Harry Anderson悄悄擦去了下唇上的一点血迹。Vriska戳了戳他的胸膛，嘶声质问：

**VRISKA: 你怎么迟到了这么久？？？？？？？？**

**HARRY ANDERSON: 嘿，饶了我吧vris。我姑妈安排的保镖日日夜夜都在我身边晃悠。**

**VRISKA: 呕。那你这次是怎么出来的？**

Harry Anderson翻了个白眼。他的眼睛很漂亮。他完美地继承并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基因——父亲的富有感染力的笑荣、母亲优雅的修长眼睫，以及“姑妈”的不寻常的蓝眼睛。

**HARRY ANDERSON: 操，是那个gamzee。**

**HARRY ANDERSON: 反正他就叭叭了一通什么**

**HARRY ANDERSON: 哎HaRrY我的好狗狗呦，快出去请你的VrIsKeT吃一块一等一的好牛肉，我唯一的最真诚的好朋友，爱情才是让这个狗娘养的大地球绕着轴心旋转的元推力。啊，当然，政治的中立性也是，我的小兄弟。**

看到Harry Anderson对Gamzee那倔驴一样的语气和隐约透着下流的动作的恰到好处的模仿，Vriska笑得快要背过气去。Harry Anderson也小声笑了。他控制不住。她那么好看，而她的笑又那么残暴与感染力并存。

**HARRY ANDERSON: 我的上帝啊！他一直在极力保证从自己嘴里冒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不离‘政治中立’，哪怕他到现在还在\*毫无疑问地\*睡我的姑妈！**

**VRISKA: 呕，太逊了叭。**

**VRISKA: 这一切都逊得八得了！！！！！！！！天啊，这种背景下的约会实在是太令人八愉快了！**

**HARRY ANDERSON: 是啊，我也超讨厌这么偷偷摸摸的。真希望我每天都能见到你。**

**HARRY ANDERSON: 或者，甚至，直接告诉我妈我现在有女朋友了免得她再天天拿这事念叨我之类的。**

Vriska伸出两根手指，钩住Harry Anderson的衬衫下摆，把他拽到自己面前。

**VRISKA: 既然这样，八如……**

**VRISKA: Harry Anderson，我们一起私奔去加入反叛军叭！那难道八够浪漫吗，嗯？？？？？？？？**

**VRISKA: 我们就是要成为掀起叛乱的乱世情人！就像Karkat和Meenah！**

**VRISKA: 他们的传说难道还八够激动人心吗？光是想想我就心情激荡！**

**HARRY ANDERSON: 噢vriska，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也许并不能企及，嗯你知道的，就是像karkat vantas那样的反叛思想境界\*高度\*。**

**VRISKA: 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真人其实超矮的，你应该知道！**

**HARRY ANDERSON: 但我其实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有想过那可能只是人们基于，呃，他的性格所做出的猜想。你知道的，就是他的外在表现是为了补偿另一方面的缺陷之类。**

**HARRY ANDERSON: 我是说，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不是特别矮。**

**VRISKA: 嗯哼？你上次看见他好像才三岁大。面对现实叭，Harry Anderson！**

**HARRY ANDERSON: 哦？那\*你\*上次看见他又是在几岁的时候？**

**VRISKA: ……**

**HARRY ANDERSON: 哈哈！:p**

Vriska推了Harry Anderson一把。她不是在开玩笑。Harry被她推得撞上了背后的砖墙，他小声“唉呦”了一下，但还是在继续发笑。

**HARRY ANDERON: 噢我的天啊，vriska，你的口气总是那么大，但你和反叛军的关系又不比我更深！**

**VRISKA: 噢你给我闭闭闭闭闭闭闭闭嘴，Harry你什么都八知道。**

**VRISKA: 我妈一定会在我十六岁那年给我一个初步加入反叛军的名额！！！！！！！！**

**HARRY ANDERSON: 好吧好吧，随你怎么说。**

**VRISKA: 这是真的！**

**VRISKA: 但在那之前，我想我们是八会有机会探明Karkat很矮到底是不是真的了。**

**HARRY ANDERSON: 我想也是！**

**HARRY ANDERSON: 但话说回来我想讨论的不是他的身高。我想到的是他的眼罩。**

**HARRY ANDERSON: 我是说，我相信你们troll对人身权利等等的诉求是合理的……**

**VRISKA: 嗯哼，但愿你心口如一。**

**HARRY ANDERSON: ……但我没有准备好为了争取权利献出一只眼睛。**

Vriska居高临下地哼了一声。

**VRISKA: 别这么滑稽好吗Harry。**

她又一次把他按在墙上，狠狠地吻了下去。

**VRISKA: 如果我们真的要抛弃当下平凡的青春岁月私奔去加入叛军，那戴上超帅超性感的眼罩的那个人当然只能是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ARADIA: 唔下面的局势好像相当不妙啊**

**SOLLUX: 谁在乎。**

**SOLLUX: 我们本来也不会在乎这种事的，对吧？**

**ARADIA: 我不知道诶**

**ARADIA: 是这样吗**

**JADE: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无关紧要。**

**ARADIA: 啊那就这样吧**

Aradia将下巴搭在手背上，趴在陨石空间站边缘向下望去。在黑夜的阴影下，Troll王国的城市仿佛是在砾石地区上铺开的金网。那是数百条囊括了各种血谱颜色的光丝。Jane的舰队是那样庞大，以至于它完全遮蔽了从首都发出的光。从天上看到的艾特尼亚的夜景也是这样的吗？Aradia过去的居所远离城市，而且那记忆对现在的她而言太过久远了。Sollux来到她的身旁，啪地拉开了一罐汽水。

**ARADIA: karkat是真的要打响战争了，对吧**

**SOLLUX: 对。**

**SOLLUX: 我本以为他没有做好准备，但现在看来想让他成为他命中注定要成为的英雄只需要一个推动力，那就是整个世界突然变得难以置信的蠢。**

**SOLLUX: 或者说，比常规的蠢还要蠢得多。**

**ARADIA: 是啊**

**ARADIA: 可惜他对他的神化英雄命运的第一次触及偏偏发生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真是太遗憾了**

**JADE: 请不要把我刚才那句话中的核心形容词误解为无意义的。**

**JADE: 当我将这个世界定义为‘无关紧要’时，我所使用的视角是绝对客观的。我们已经远离了正典相关的影响域。但是，从主观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个世界视作一个玻璃泡泡。**

**JADE: 脆弱、孤独，拥有光洁无痕的表面。**

**JADE: 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斗争、他们的情感……这一切对他们自己而言当然并非无关紧要。**

**JADE: 在经历了高度的抽象，完全从一切叙事力场中解脱之后，这些事件仍旧能够呈现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心底沉睡着怎样的潜能。**

Sollux给Aradia也丢了一罐汽水。她没抬眼皮就接住了它，拉开拉环，惬意地喝了一大口咝咝冒泡的饮料。

**ARADIA: 嗯哼**

**ARADIA: 看来我还是应该继续看下去**

地球C上的时光飞逝。年轻一代在爱与恨间纠缠；结盟纷纭变幻，变革生长发芽，战争一触即发。在一锅粥的乱世中央，John Egbert以伴郎的身份出席了Jade与Dave的婚礼。他整整忍耐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惊天动地地吸溜了一下鼻子。

这是一场半保密的婚礼，在Jake的一名有钱的电视节目经理朋友的豪宅中举行。它在名义上是为了某个人们在这些年里时常怀念的愚蠢的年代电视节目而举办的“团圆聚会”，而实际上则是一颗用来麻痹人类政府的烟雾弹，免得他们嗅到Rose和Kanaya这样的政治激进分子正在距离权力宝座仅有二十英里之遥的地方参加集会。Jake声称政府绝无可能找到他们，但John有时仍会产生整个星球已经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的错觉。在对全球霸权的上层阶级进行了将近十年的肆无忌惮的金钱腐蚀之后，这样的集会真的能从Jane的雷达的眼皮底下隐身吗？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难道不是吗？John宁愿相信她没走上最绝情的道路，不至于向政府打小报告，让军队在她的外胚女儿结婚当天逮捕她的朋友和家人。

于是他保持着微笑，完成了伴郎的全部任务，又继续保持着微笑听完了Rose在晚宴上讲的黑色笑话。遥远的地平线上耸立着的帝国雄蜂制造厂的火光构成了婚礼的背景光。当他低头亲吻Jade的额头时，他让也许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表情在脸上多挂了几秒。她今天的长裙格外美丽，她身边的Dave看上去也没有平时那么不自在了。在战争打响的前夕世间仍应存在欢乐，Rose在她的发言中这样说道。然而对John来说，哪怕是在整个世界完全挣脱他妈的锁链之前，他也找不出多少真正值得高兴的事情。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陪伴他。当然，他不是被孤立的：他被安排在了婚宴的上座，左边是Jade，右边是Rose。但Jade有Dave，Rose有Kanaya和她们的女儿，而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John因为Jane Crocker的缘故失去了他的家人。

好吧，准确地说不完全是Jane Crocker的错。Roxy离开他的根本原因是他整日抑郁，和他过日子比被巨大的湿透毛毯包围还要令人痛苦。John早就准备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但他还不认为他有坏到足以让他的妻子被逼得选择去消极地支持一个酝酿着种族灭绝的独裁政府。但无论如何，当他在每一个伪装成商务新闻发布会的政治宣传节目里看到站在Jane背后的Roxy——Calliope也坚定不移地站在她身旁——时，她看上去的确比从前快乐了不少。在Roxy终于决定与他决裂的时候，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过她的笑容了。

John不知道Harry Anderson的近况如何，但当他起身去拿又一杯香槟时，他确信Vriska正在桌面底下偷偷给Harry发短信。她还开着另一个和Tavros聊天的窗口，这不太寻常，但不寻常程度怎么也比不过抻着脖子从年轻女孩背后偷窥她的短信的John本身。想到Rose的顽劣女儿竟然比他更亲近他的儿子，John感到眼睛一酸。他走上宴会厅的阳台，免得被其他人发现这已经是他今晚第二次流泪了。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John能闻到空气中传来海湾对面的工厂烧油的气味。

然而阳台已经被另一个人影占据了。一个不属于这场宴会的人。一个暗影，背对着大海，双手抱在胸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宴会厅的窗户。John刚刚走近，就立即认出了Karkat的瘤状角和他标志性的耸肩动作。毫不意外。

John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了回去，愉快地挥了挥手走向他。

**JOHN: 嗨，karkat！**

Karkat抬起头眨了眨眼，John的突然到来把他吓了一跳，也打断了他的沉思。和John上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时相比，他又憔悴了许多。他还穿着艾特尼亚的军装，戴着毋庸置疑真的很屌的眼罩，这副形象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伟岸。甚至有些风度翩翩。但一旦他开口，John就确认了这仍然是从前他认识的那个Karkat。

**KARKAT: 又见面了，白痴。**

**JOHN: 你怎么像个被孤立的讨厌鬼似的一个人站在外面？**

Karkat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抠了抠制服胸铠上的红色镶边。

**KARKAT: 我真的不应该出现在这。**

**JOHN: 为什么不？你的名字就在贵宾名单上啊。**

**KARKAT: 哦，呃，我不知道。给我十秒钟的思考时间，JOHN。**

John咬着下唇，默念了大约十秒。

**JOHN: 我想目睹这一切对你而言可能还是太残酷了，如果你仍然，呃你懂的，仍然为这一切心碎的话。**

**KARKAT: 我不认为我仍然在‘为这一切心碎’。**

**KARKAT: 但是……**

**JOHN: 但是什么？**

John来到栏杆边和他站在一处，然后碰了碰他的肩膀。Karkat呻吟着用手捂住了脸，显然还是有点“为这一切心碎”。

**KARKAT: 分手总是痛苦的，就是这样。而且总会给你带来始料未及的、能纠缠你好几年的后果。**

**JOHN: 你说得对。当我的妻子离开我的时候，她把整整一大支政治派系带到了那边。**

**JOHN: 那些棋子人真的很爱戴roxy，你说是吧？**

**KARKAT: 额。**

**KARKAT: 是啊，甲壳人与人类的结盟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如果你要我他妈的实话实说的话。**

**KARKAT: 没有人愿意与\*甲壳人\*为敌。他们根本就完全无害。**

**KARKAT: 他们甚至没有参与到到底要不要支持批准条约的投票中，这可真是太让事情变得复杂化了，这他妈在任何层面上来看都是场巨他妈大的灾难。**

**JOHN: 哦。对不起。**

**KARKAT: 哦我的天啊JOHN，你把你这副可怜虫的模样收回去好吗？就一会儿，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行吗？**

**JOHN: 我不知道。你这是在对我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karkat。**

**KARKAT: 听着，我不会为上述的任何事情责怪你。**

**KARKAT: 拜托，你想为地缘政治结盟的重大转移负责？**

**KARKAT: 那你恐怕首先得离开你那该死的房子一小时以上才行。**

**JOHN: 哇。**

**JOHN: 打气打得不错。**

**JOHN: 我已经百分百放下我的分居心结了。谢啦karkat。**

**KARKAT: JOHN，我他妈是认真的。**

**KARKAT: 你必须真正迈过ROXY这个坎。现在的局面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你真的还要继续像一坨垃圾一样窝在你的卧室里装五年的病吗？你浪费得起这么多时间吗？**

**KARKAT: 你是知道的**

**KARKAT: 反叛军真的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JOHN: 如果你以为我至今还没听到过和你刚说过的话内容完全相同只是篇幅要乘上六七倍的长篇大论，那你就根本不了解rose lalonde。**

**KARKAT: 好的。那么问题他妈的到底出在哪？**

**KARKAT: 你对政府的所作所为的痛恨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

John转了个身，把手肘支在栏杆上。月亮以恰到好处的角度在水面上投下锋利的光，仿佛从夜空坠落的刀刃，将港口一劈为二。他沮丧地抿了一口香槟，叹了口气。

**JOHN: 我不知道。但那样做实在让我感到很不负责，真的……如果现在的我甚至没有精力劝自己相信早上起床是件‘重要’的事，我又怎么可能做到把我的生命奉献给如此崇高的理想？**

**JOHN: 说真的，加入你们在我看来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JOHN: 如果悲伤一直在让我分心怎么办？**

**JOHN: 如果我在执行重要任务的时候突然沉浸在悲观中无法自拔，以至于以最愚蠢的方式丧命怎么办？**

**KARKAT: JOHN，别说什么‘以最愚蠢的方式丧命’，你难道不是早就已经\*真正地\*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吗？**

**JOHN: 是啊，但你没有。你的绝大多数追随者也没有。**

Karkat的表情凝固了，他感到失望。这是一个由花岗岩雕刻而成的皱眉表情，或者将它比喻为任何一种强硬却易碎的石材都可以。他露出的那只眼睛里倒映着从派对会场里流露出的金光。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但却被宴会厅内的动静打断了。

**KARKAT: 哦操。**

**KARKAT: DAVE要过来了。我他妈的必须立即离开这儿。**

他在手腕上的什么机关处摸索了几下，一根套索弹了出来。他以John未曾料到的流畅动作将绳头抛出阳台，优雅地一跃而下。John望着他沿绳索迅速下降，消失在山崖的阴影中。哇哦。长大后的Karkat确实有点酷。当初谁能想象得到呢？

**DAVE: 别，john你别这样**

John转过身，看到Dave站在阳台门口，手里抱着一瓶香槟。这件三件套的晚礼服足够把他打扮得光鲜，但他还是得意于戴上那副老式的施蒂勒墨镜。它总是在提醒着John，想要相信这家伙已经快四十岁了是多么的难。耶稣在上，他们竟然真的都奔四了？对，他们严格来讲的确是能永生不死的——但那并不意味着这一里程碑的冲撞不使他头晕目眩。

**JOHN: 啊？别怎么样？**

**DAVE: 哦你离开会场的时候看上去真的很丧然后我紧接着就发现你在这里看海就好像你刚刚在厕所柜台上吸了六份名为中年危机的粉**

**DAVE: 所以我想如果要‘开个玩笑’的话那么**

**DAVE: 哈哈老兄你可千万别在我的婚礼上自杀好吗lol**

**DAVE: 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在他妈的婚礼上自杀**

**DAVE: 但说真的这也许并不是玩笑**

**DAVE: 真的，john，不要放弃生命**

**JOHN: 我没有要放弃生命！**

**DAVE: 不然我会想念你的而且那样你一定会伤了jade的心，而我已经完全把我的星星拴在吠叫火车上了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过的话**

**JOHN: 吠叫火车？**

**DAVE: 对啊你知道她……**

**JOHN: 我不想知道！**

**JOHN: 不，我只是，我……**

John意识到他最好还是不要告诉Dave他刚才跑到阳台的真正目的。更不要告诉他刚才以惊人的隐秘和优雅从阳台速降的人是谁。

**JOHN: ……只是在欣赏美景罢了。**

**DAVE: 嗯是啊我也爱死在夜间观赏军事产业破坏环境了**

**JOHN: 拜托，我想说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Dave也来到栏杆边，和John一起俯瞰下方的水域，他的表情和John同等严肃。John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晃了晃已经空了的酒杯，绞尽脑汁搜寻社交润滑剂的灵感火花。Dave自己先抱着酒瓶喝了一大口，然后才给他也满上。

**JOHN: 你还好吗，老兄？**

**DAVE: 嗯**

**JOHN: 作为结过一次婚的人，我想……这很令人措手不及，是吧？**

**DAVE: 哦**

**DAVE: 是啊我想是吧**

**DAVE: 我已经算不清我和jade已经在一起多久了，这一切让我觉得**

Dave耸了耸肩。.

**DAVE: 算了随它去**

**DAVE: 我甚至有些期盼**

**DAVE: 我是说考虑到我们将会一同去反叛军那里工作生活等等等等**

**DAVE: 我在期盼karkat能来**

**JOHN: 哦……**

John向下望去，同时用两根手指捻了捻他的眼镜腿。

**JOHN: 所以你其实也……嗯，没有迈过那道坎？**

**JOHN: 所有的和karkat相关的那些？**

**DAVE: 说真的，我真的还有可能迈过去吗？？**

**DAVE: 我对他的感情和你所经历的那坨屎恐怕真的不是一种东西**

**DAVE: 你只是就那样**

**DAVE: 那样生活下去**

**DAVE: 无论结局怎样**

**DAVE: 但他现在有meenah了我也有了jade而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了一坨疯狂的蝙蝠屎，你告诉我现在再去想那些还有什么意义**

**DAVE: 你说是吧？**

John咽了一口口水。Terezi的自拍至今还藏在他的钱包里：褪色，折角，由于被反反复复地折叠打开而出现了贯穿的白色印痕，深刻得足以被形容为山谷。

**JOHN: 是啊。**

**DAVE: 是啊**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在晚风中默默地喝酒，思考成年所带来的操蛋副作用。最终，Dave轻笑一声，拍了拍John的后背。John一下子被香槟呛了嗓子，开始咳嗽起来。

**DAVE: 兄弟，谢谢你能来为我当伴郎**

**JOHN: \*咳咳咳\*噢，谢——谢谢，兄弟，不客气！**

**DAVE: 因为你是**

**DAVE: 你知道吗**

**DAVE: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DAVE: 我的重要之人**

**DAVE: 我最真心的伙伴**

**DAVE: john，干杯**

**JOHN: 干杯，dave。**

他们举杯祝酒，玻璃杯的边沿与酒瓶当啷一声相碰，清脆的声音盖过了室内派对的嘈杂。它飘过海面，飘向斗转星移、晨曦初露之处。岁月正是如此流逝，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对于生活在这一版本的地球C上的人——例如John与Dave——而言，岁月本身就像一场错觉，随着你越来越老，你对岁月的感知一直在变，就像古老的格言中记述的那样。日子将渐渐变短，而悔恨却越积越高。

但那只是沧海一粟。在这颗星球之外，死去的智天使仍在冥想，等待着触及属于她的神化英雄命运的那一天的到来；等待着她能够与她口中的王子抗衡的那一天的到来。在这颗星球之上，John也在等待着那种感觉自行消失的那一天。那种他仍须等待某事的感觉，或者比那更糟，那种他已经在多年以前错过了唯一结束这一切的机会的感觉。若你在黎明时分爬上高高的山峰，你将看到你的影子绕着你划出一道大弧。

在与他最后一次和Terezi交谈时隔十年的日子里，John终于与她的照片做了彻底的告别。他爬上高山，将相纸撕成六份，任其随风飘散。无论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那都已经不重要了。

> ==>